

高 嵩著

张贤亮小说论

四川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龚明德

封面设计：田 丰

版面设计：龙小龙

张贤亮小说论

高 嵩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七二三四工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75 插页4 字数180千

1986年5月第一版

1986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4.800册

书号：10374·225

定价：1.87元

目 录

绪 论

脱毛之隼在长天搏击

——张贤亮及其小说评要…………… (3)

创作论

史才、诗笔、议论

——文笔…………… (17)

窥意象而运斤

——细节…………… (37)

悟性世界的群雕

——人物…………… (54)

拟容取心：意象织体的产生

——构思 (A) …………… (102)

2076/02

情以物迁，辞以情发

- 构思 (B) (118)

心以理应——理念的运动

- 构思 (C) (133)

设情以位体

- 结构 (148)

梗概多气的时代风骨

- 典型化问题 (164)

风格论

赝风雅之遗踪

- 现实主义的风格特色 (183)

吐纳英华，莫非性情

- 作风 (Manner) (198)

因内符外，深雄俊放

- 风格 (Style) (217)

- 附：张贤亮著作年表 (233)

跋语

绪 论

脱毛之隼在长天搏击

——张贤亮及其小说评要

同志们，用连续讲座的形式将张贤亮的小说作一次较为系统的探讨，这个任务，超出了我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而且我想声明，这个讲座，几乎注定是艰涩的和枯燥的。大家知道，正如生活是张贤亮的对象，张贤亮也是我们的对象。作为张贤亮对象的现实生活，那深广而又纷繁的内容使他很难穷尽微奥，作为我们对象的张贤亮，同样是很难说得清道得明的一个存在。诺贝尔晚年说过一句话：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物质。不言而喻，在这种“最复杂的物质”当中尤其复杂的，是作家。世界上，再没有比艺术思维更难用理论的语言表达的了。因此我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准备着砸锅。不过我愿意告诉大家，支持我承担这个讲座的勇气，来源于广大读者和广大青年作者从作品上进一步了解张贤亮的普遍愿望。这种愿望会转化成一种积极性和热情，而我则相信这种积极性和热情一定会使我得到指点和帮助。

同志们，我们这个时代有一个特点，我们的人民因为在那个“史无前例”的岁月里受够了假、大、空的欺骗，所以现在特别希望从真真切切的实感当中把握情绪和理性。谁能够满足人民的这种要求，谁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作家。我们都喜欢真实的事物、真实的思想、真实的人。一个人，如果他毫无遮掩地将自

已袒露在我们面前，如果他十分信赖地将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和充满痛苦的内心冲突讲给我们听，如果他，能够突破二三知己的小圈子，把他经过炼狱的心灵的历程和肉体的历程所唤起的、对于生活真理和历史真理的追求和发现，象天真的小孩子彼此赠送沙枣子那样，带着真诚的朴素的笑慷慨地捧献给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陌生人的时候，那么，他就是真实的，他就是善良的，他就会由于真实和善良而具有美的价值。为什么我们大家要抢着阅读张贤亮的小说？为什么我们大家从感情上喜欢亲近他的作品？为什么我们今天要举办这样的讲座？是因为他出了名吗？不，其实出名仅仅是一种结果。我想那真正的原因，第一，在于他通过一系列富有才华的作品，向我们公开了一个真实可信的他自己，向我们公开了他那颗沉毅的、进取的、带着冰川擦痕的、散发着苦味儿的心，怎样从伟大的劳动者那里获得了生命的灵泉，获得了温暖和抚爱；又怎样被一个坚忍的身躯载负着，经过诡谲莫测的、漫长而艰巨的命运的跋涉，终于叩开了马克思主义之门——这样一个令人惊耸但又决不令人怀疑的历程。第二，在于他多数小说的环境和人物，是通过富有情味的描写获得细节真实和典型价值的。他的描写，似乎应当称为“全感描写”。这种描写能象阿里巴巴唤开宝库之门一样，唤开我们的感受之门；能让我们的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肤觉和筋肉感统统活动起来，让我们整个的灵与肉全都跟着颤动。这种描写如同一只无形的手，把我们的智灵抓进他的小说，让它潜入人物命运和事件主题，去感悟现实生活情与理的逻辑，让它通过一连串独特的、洋溢着风土味儿的人生画面，去尽情吮吸诗意的美感。

我们这个讲座的目的，主要是从创作论和风格论的角度来剖析张贤亮为我们提供的文学现象，它本身并不直接承担鉴赏的任

务。这是一次理论的跋涉，这次跋涉对于不太习惯理论思维的人可能是枯燥的和寂寞的。在文艺界，有人害怕理论的干风吹走他们的灵气（赶走他们的缪斯），而我觉得，张贤亮智能结构的重要特点，就是对理性的尊崇。他的巨大的理论热情，来源于苦难的“反思”和理想的追求。这种热情帮助他的艺术思维摆脱了那种小里小气的格局，帮助他广涉人生、隼视历史与现实，帮助他对生活题材进行深刻的开掘，使他在创作中具有战略家的支配感。可以这样说，没有理论的热情，就没有我们的著名作家张贤亮。作家思考生活，都如此地借重理论，我们思考作家，又如何能够拒绝理论或者轻视理论呢！所以，我希望决心听完这个讲座的同志们，跟我一起背上水壶，背上干粮袋，沿着有脚印的和没有脚印的理論的道路，一步一步走到终点。我们都很缺乏经验。我们必须准备失败。而我们迎来失败又送走失败的过程，不就是一步步接近胜利的过程吗？

讲座的绪论部分包括三个小题：一、不断猎取新的高度，二、张贤亮与以后二十二年的历史，三、张贤亮作品主题的群团结构。

不断猎取新的高度

眼下中国的居民认识张贤亮的远不如认识高仓健的多。这多少令人遗憾。但是不要紧，这肯定是暂时的。一个作家的作品在读者心中唤起的情绪越深越浓，它越会在很长的时间里伴随读者生活，跟他同休戚，共忧乐。到了这步境地，了解作家的思想和形貌，了解他的人生历程和他的艺术经验，都会成为一种渴望。应该说，张贤亮被我们全民族认识的时间已经开始了。认识张贤

亮，认识这个大有希望大有前途的作家，也容易，也不容易。怎么说容易呢？你只要在想象中把高仓健那张脸连同他那种迷人的男人气移植到一个上宽下窄的头型上，就可以在脑海里复制出张贤亮。要是能让那张脸带上几分含蓄的浪漫主义的诗人的狂质，就更加肖似了。怎么又说不容易呢？当你看到那张脸由一副很壮实的、靠两只撇得很开的八字脚挪来挪去的魁梧身个儿载负着、一动不动地凝望什么的时候，你很容易误解他。你会以为他在看树叶儿，看脚手架里城市的蠕动，看贺兰山，看它在淡云围裹下峰峦的褶皱，看黄河，看太阳在它的浪纹上抛撒的光点儿，……不，他不是在看任何东西。他那副冷肃的带点悲剧色彩的、漫不经心的眼神常常会突然发出亮彩。这就告诉你，他是在飞，在猛鸷地飞。你会看到，在艺术王国的穹壤之间，他已经把贺兰山、把黄河、把宁夏川上空大块大块漂亮的云彩抛在下面，朝着连他自己也很陌生的、看起来十分平贴而实际上被湍急的气流托浮着的更高更远的云层冲击。

这个时候的张贤亮，是一只隼，一只劲猛的、沉毅的、灵气十足的隼。这只隼还在脱毛，在它飞翔的时候，假如你用高倍的望远镜跟踪它，你会在它被风吹乱的腹毛中间看到一两处光秃的斑块儿；当它被高空的湍流一次次打斜身子又一次次冲上去的时候，你会看到，它的两翼兜风性能还不十分良好——不多几处新生的羽翮还没有把它翅膀上的缺口补齐。到了这时，你会相信这样一种说法：我们应该尽力抛弃关于它“总是一举成功”的各种印象，我们应该倾注真诚的关切，注意它的失败，它的挫折，它的必要的退却，它的不顾一切的进击，注意它在频频发生的失败面前所表现的那种顽韧而又坚毅的精神，注意它对自己严格的乃至残酷的要求。没有引人深思的性格，就不可能有引人深思的成

就。在这只隼的高翔中，你很少有机会看到它舒平两翼，自在盘旋，陶醉地饮啜搏击的欢乐。每次它胜利了，它都把这种饮啜之权留给了我们；而它自己，又轻抖着翎毛翘首四望，去寻索下一个冲击点。这只英俊的隼，它要在长天搏击中换完自己的毛羽，它要让每一根毛羽一钻出来就习惯高空的气流。它对自己的毛羽，不怜惜也不炫耀，只要求它们服从一个目的，那就是不断猎取新的高度。

我以为，这样地从心象上理解张贤亮庶几近之。这样地理解了他，我们才能懂得：当他的作品造成轰动以后，在他的那间斗室里，在他那张多少有些邈远的小床上，他的象“人面峰”一样平卧着的、靠着云南烟的强刺激来提神的、带着高仓健式的男人气的那张脸，又在怎样地征服着疲困，思考着下一部书该怎么写。让他久久地沉溺在赞扬的声浪里，或者让他对已经取得的成绩“五里一徘徊”，那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张贤亮性格的内质。

现在让我们谈谈“脱毛”的问题。脱毛，这是一个极好的词，它有鲜明的辩证法色彩而毫无侮谩之意。没有脱毛，就没有进步；没有脱毛，就没有成熟。我们整个社会，从极左羁缚下挣脱出来，也在经历着脱毛的过程。当前我们党领导的全面改革，不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全面的脱毛吗？脱毛，对于张贤亮来说是有必然性的，我们不能过于简单地把他看成一个“改了行的诗人”。为什么呢？因为对他来说，从写诗到写小说，这中间有一段长达二十多年的间隔。[△]长时间畸形的历史和历史的畸形，使他的记忆里积淀了各种纠结着矛盾与痛苦的心灵与肉体的感受，这些感受连同他的审美意识一起耐受着极左的高寒，全都象冬眠一样沉睡。待到三中全会的春阳暖透了贺兰山下的冻土，他的这一切，才又慢慢苏醒，慢慢恢复了活力。大家知道，一个不自由的身躯

所载负的自由的大脑，未必没有很好的审美能力，革命烈士诗抄和方志敏烈士遗著即是证明，但是一个自由的身躯所载负的不自由的头脑，却决不可能有什么良好的审美能力。随着对两个“凡是”的否定，特别是在党的六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公布以后，张贤亮心里坚硬的冰块儿才算真正地消融。党的阳光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宽阔的、和谐的心境。有了这种心境，他才可以把自己的审美能力释放出来，对昔日的人世进行回顾。他可以通过抚今追昔来深刻地揭示历史性的主题，才可以追随城乡社会主义变革的巨潮，揭示新时期人与人的崭新关系，以及人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和命运感发生的变化。我们应该意识到事情还有它更加复杂的一面。当他重新操笔的时候，严肃的责任感使他意识到自己的世界观和社会观还须要进行必要的校正。大家看看，同样是落难的知识分子，《霜重色愈浓》里的周原，《土牢情话》里的石在，《灵与肉》里的许灵均，《绿化树》里的章永璘，这四个人的性格是不是一步一步地深化的呢？他的艺术经验和美学理想也须进行必要的充实。他要进行小说写作，不能没有一个扎扎实实的准备过程。但是，他当时已经四十多岁了，而今更是望五之年。“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啊！他哪里有时间进行专门的准备呢？他必须夺年抢日地突击。他是怎么做的呢？他把繁难的准备过程和繁难的创作过程重叠起来，一个题目一个题目地往下攻。我们看到，这个在生活上已经习惯了“粗饲”的人，他在艺术传统的宴席上却只挑选最高级的精品来营养自己。他一上来就把审美理想的游标拨得很高——拨到了巨匠的水平线上，要求自己艺术的活路，逐步地达到巨匠们的质量级。可怜这只文学的鸫鸟，他的崭新的毛羽必须极快地长出来，并且不管长得够不够尺寸，都要同破败的旧毛羽一起担负高飞的任务。

“从战争学习战争”，在构思中熟悉构思，在结构中熟悉结构，在描写中熟悉描写，在刻画性格中熟悉性格刻画，通过巨量的审美活动迅速地增长和丰富审美能力，在日常交往中压抑被误认为“骄傲”的、曾经给他带来巨大灾难的、对于诗人来说极为宝贵的浪漫主义狂质，认真地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主动地汲取生活的奶汁，主动地接受同时代作家作品的熏染，毫不犹豫地搬来经过严格选择的中外文学大师作为自己的“教练”。他把汲取艺术经验的纵横两个循环线交叉成借鉴的网系，让这个高水平的网系充当他艺术杠杆的支点。于是我们看到，引人注目的《吉普赛人》、《霜重色愈浓》、《土牢情话》、《灵与肉》、《龙种》、《河的子孙》、《肖尔布拉克》、《男人的风格》、《绿化树》出来了……从数量上说，他用四年时间，完成了一百万字的写作任务，足见他过人的勤苦；而从艺术的高度上看，在这短短的四年时间，他和三中全会以来某些优秀的中青年作家一样，通过勤奋的创作实践，将中外小说艺术上溯数百年的历史道路，从感悟的逻辑上简练地富有成效地重走了一遍。这只文学的猛禽，他飞得多么好啊！但是我们要看到他那一边忍受脱毛之苦一边往高空猛穿的形象，内含着一种令人钦佩又令人心疼的悲壮性。作品一一地问世，显示旧毛无力新毛未全的那些特征也随着一一出现。比如说，特别精美的描写有时同一些行文的粗疏冲突着，非常果决地把握理念的中介进行整体构思和典型概括的宏阔器度，有时同一些没有化透的议论的硬块儿冲突着——这些硬块儿迫使感受力搁浅，造成审美活动的中断，体现生活丰富性和现实广阔性的一些有成效的努力，有时同某些专门领域中个别概念的不准确、不明晰冲突着，相当聪敏地借取中外文学匠师的某种套路（古人称为“偷势”，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借鉴方法），同一些

当避未避的模拟痕迹冲突着……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的来说，战略家的支配感和隼视的眼力，同掺入某些局部的一些盲目性的碎片冲突着。这些现象给读者留下了憾意，却为在总体规模上猎取超常的高度赢得了岁月。我认为，他的小说创作在短短的四年里越过了两个质量级。

一、《灵与肉》的获奖，标志着张贤亮的小说跨进了全国优秀水平。一九七九年度在宁夏荣获小说创作一等奖的《霜重色愈浓》，它的质量并不如《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后者实际上已经越入了全国优秀水平。它的整体的成功，和包括在《霜重色愈浓》、《吉普赛人》、《四十三次快车》、《四封信》、《在这样的春天里》这些作品中的局部的成功，作为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准备了《灵与肉》的诞生，准备了向全国优秀水平的全面突破。

二、《绿化树》的问世，意味着张贤亮的小说，又从全国优秀水平开始越入匠师一级。它是张贤亮的小说快要全面地完成“脱毛”过程的一个信号。《绿化树》是一部非常优秀的作品，它是我国当代小说里的一颗明珠，是中国革命文学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艾青诗歌和歌剧《白毛女》为代表的一些历史的丰碑之后，代表三中全会以来文学创作最新水平的又一群丰碑当中突兀挺立的一座。如果这个九部连续的中篇在保持质量平衡和全面精致化的前提下能有五部达到或者超过《绿化树》，那么，即使我们用最矜持的态度和最冷静的语言来评价，张贤亮都将是——一位为我们党和我们民族争得世界荣誉的伟大作家。《绿化树》的问世，是张贤亮小说质量的一次爆发式的突破。而此前的《土牢情话》、《龙种》、《河的子孙》、《肖尔布拉克》、《男人的风格》这些作品，在思想和艺术的不同侧面

上为《绿化树》所代表的全面突破，准备了部分的质变。张贤亮是一个自觉意识很好的作家，他完全知道应该怎样在已经猎取的高度上继续自己的拼搏。《绿化树》出来之后，有些青年同志让我对张贤亮小说艺术今后怎样提高的问题作一个大概的估计。我在第二次阅读《绿化树》时，分析了一些信息。我觉得张贤亮小说艺术进一步提高的各种可能性，有的在《绿化树》里面潜藏着，有的在其它作品中潜藏着。这里我不揣冒昧，把它们综合成以下五条：

一、他将继续把艺术思维的杠杆架设在中外大师们的肩头，在探索多种艺术手段结合的过程中，将自己已经闯出来的路子走到底。

二、他将继续用诗人的激情和不可重复的风俗化细节，使作品尽可能充分地用艺术的灵泉溶掉那些不太必要的议论的硬块儿，使每部作品，尽可能充分地达到艺术的饱和；同时，他将在艺术气韵的追求中继续加强作品中历史的和理性的逻辑。

三、他将继续保持战略家的支配感，在整体构思和细部刻画上求得更好的均衡；与此同时，他将在情节主线和情节副线的感染力方面求得更好的均衡。

四、他将继续加强他的富有魅力的描写调动人们各种感官活动的的能力，尽力使作品的诗笔、史才、议论三种笔路有一种和谐统一的艺术色调。

五、他将使自己小说结构的格局更加多样化，并且力求它们的紧密与完整；与此相关，他将更加注意作品脱手前精致的“收活儿”。

使我作出以上五条揣测的信息，将在以后诸讲加以展开。

张贤亮与“八大”以后二十二年的中国史

令人怀念的“八大”，因为她揭示了中国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伟大前景、在党内外政治生活中扩大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批评了个人崇拜，从而在广大有志青年心中燃起了一试身手的烈火。但是一九五七年反右扩大化、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一九六三年至一九七六年以反“走资派”为重点的“社教”和“文化大革命”这些政治运动构成的历史，是党的“八大”的政治成果遭受越来越严重的挫伤的历史。在这二十二年里，张贤亮以所谓“右派”的身份落难于劳改队、劳教农场、牛棚和监牢；他的最好的处境是当农工。他的境遇每况愈下的过程，和党的“八大”路线一步一步受挫的过程，有一种内在的平行关系。他在自己悲苦的经历中，通过血与肉的实践，感受了“越大越公越好”的极左倾向把社会主义经济一步步推向绝境的历史谬误。他抱着马克思的著作，忍受着肉体的苦难，却进行着精神的攀登；越是苦难加重的时候，他越要提出个“为什么”，并且力图用马克思主义回答它。他的理性觉醒的过程，他的提出问题和寻索真理的心灵的历程，和他越来越倒霉的肉体历程之间有一种不平行关系，有一种“剪刀差”的关系。他的肉体的历程所构成的波线越是下降，他的精神的历程所构成的波线就越是上升。而我们党，在这二十二年里也是这样。党内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随着“八大”路线的一步步受挫，随着极左倾向造成的历史苦闷的一次次加深，也在不断地提出问题，并且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解答它们。当极左倾向以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出现为高潮，使“八大”路线和党内马克思主义者的地位降落到最低点的时候，党内马克思主义觉醒的历史波

线，却上升到了最高点，其结果便是“四人帮”的覆灭、党的三中全会路线的产生。这里也有着一个“剪刀差”。伟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产生，标志着中国革命的历史在更高、更完满的阶段上向“八大”路线的回复。而被三中全会解救出来的张贤亮，他捧着《资本论》，从非人的境遇中走出来，在党的光辉照耀下，也是在这个时候大体上完成了理性的觉醒。两个“剪刀差”，一个是历史的，一个是张贤亮个人的，中间存在着内在的平行关系。如果用辩证法的语言来说，这二十二年中，张贤亮个人命运的螺线同我们党和国家历史发展的螺线，中间存在着内在的平行关系。这样，前者就能够以它独特而典型的形象，充当这二十二年革命道路的“历史的微分”。张贤亮发现了这一点，意味着正确地发现了他自己。于是，他有了“唯物论者的启示录”的宏伟构思。

张贤亮作品主题的群团结构

是的，张贤亮不愧是一个长于理性思维的人，他在从事文学创作的时候，一个极为重要的收获便是很快地发现了他自己。他在自己人生列车的窗口感受到的人和事，当然也纷纷进入了他的作品；但那感受、那理解、那评价、那种种的思维活动，全都是以他自己人生经历的典型性为轮轴的。而我们要集中力量弄清的是：他的个人经历对他作品主题的影响是什么？让我试探着分析这个问题。

张贤亮写小说的主要着眼点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他的小说里，得不到劳动补偿的农民、冤假错案的受害者、逃荒者，盲流人员乃至不幸卖身的青年妇女，这些人的命运没有一个是孤